

兩個集體農莊

迦林娜·尼柯拉葉娃 合著

彼得·亞爾塞柯夫

陳 燕 孫 譯

新 農 出 版 社

兩個集體農莊

迦林娜·尼柯拉葉娃

兩個集體農莊

Two Collective Farms

Galina Nikolayeva & Pyotr Azhikov

195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九月初版

定價人民幣八〇〇〇元

譯者 陳 燕 孫

出版者

新農出版社

上海天津路212弄20號305室

印刷者

新農出版社附設印刷工場

上海微甯路717弄11—12號

總發行所

中國科技圖書聯合發行所

上海中央路24號304室

電話19566 電報掛號21968

分銷處

全國各地書店

序

本書所提供給讀者的兩個集體農莊是進步的而且經濟上高度發展的集體農莊。

可是，這兩個集體農莊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由於集體農莊的飛躍發展，像這樣的集體農莊，在蘇聯隨處都可以發現，而集體農莊的數目也一年一年地增加起來了。

兩個集體農莊的故事，對於集體農莊農民，由於蘇維埃政府偉大而廣泛的協助，在建立蘇聯豐富的農法和逐漸消滅長期的城鄉對立上，怎樣不斷地達到新的成就，將予讀者以清晰而生動的印象。

目 錄

迦林那·尼柯拉羅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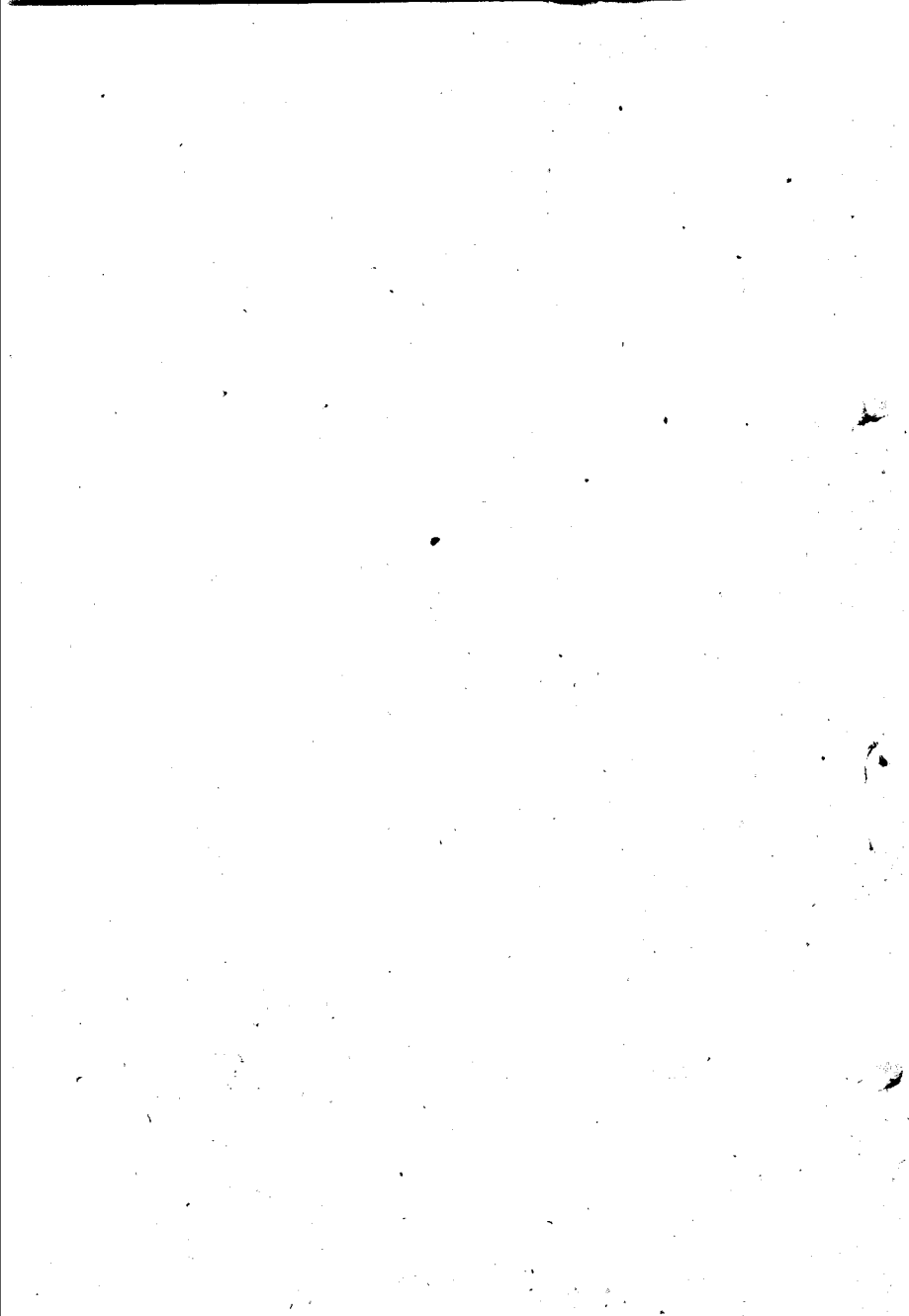
“拖拉機”集體農莊.....1

彼 得·亞塞爾柯夫

“戰士”怎樣成為先進的集體農莊.....37

迦林娜·尼柯拉葉娃

“拖拉機”集體農莊



列車向北駛進。

林木叢密，緊接著漫長的道路。

河流不時地閃耀在樹樺的中間，像鋒銳的刀片一樣，蜿蜒曲折，時隱時現，這麗條河古老的名字是：華雅、茨耳克裴、露克爾和烏斯泰。

是很久以前的時候了，河畔矗立著許多幽鬱的修道院。

就在今天，在林木深處還有些地方可以發現那荒蕪的半圯的建築，那巨大的梁木也因代遠年湮，日就傾頹。

這些地方通常住著異教徒，在彼得一世的時候，他們開始殖民於烏倫森林，後來，烏倫成為公路的站頭，黃金由西伯利亞運到莫斯科，流亡者和被判懲役的人放逐到西伯利亞去，都是必經之地。囚犯必須取道於叢林和沼澤，不堪勞頓的都倒斃路旁。

這條公路上只有寥落的孤墳、市集、茶亭和盜賊的巢穴，沿着公路的林木深處是異教徒和富農的堡壘；這裏荒涼未開，盜賊橫行。

所有這些都是很早的陳蹟了。

就在那昔時異教徒出沒之地，孕育了高爾基州最優秀的集體農莊之一，“拖拉機”集體農莊。

我們一走近農莊，我感到我所知道的是太少了。我所曉得的是這一集體農莊由 128 家農家組成，當偉大的衛國戰爭還正進行着的時候，它已經發展起來，尤其是最近，更有組織地強大起來了。

在過去幾年當中，集體農莊莊員得到兩倍多的穀物的收穫，家畜飼養的生產力也大大地增加了；事實上，在 1947 年，他們已經能夠以集體農莊四公頃半的地帶上生長的蔬菜得到 300,000 盧布的收入，而這些地帶，以前是不曉得利用的。

一般蘇聯農民在非黑土地帶，都這樣做了，那些土壤差不多全是灰土，磷瘠不堪，一年的晴天只有 30 到 35 天，冬季漫長而陰冷，蔬菜的季節，也就是說植物可以生長發育的季節，最多不過四、五個月。

當我想到我對於這集體農莊的見聞是太少了，我奇怪在這些枯燥的事實與數字的後面，是些什麼呢？我的答覆是：我們的一切勝利，和強大而鞏固的集體農莊制度，都是我們的布爾什維克黨和我們的蘇維埃國家的偉大的力量所引起的變革。

在客車的半黑暗狀態中，可以聽出一些聲音，時而蕩漾着笑聲和入睡者的鼻鼾聲。

靠近我坐的是兩位集體農莊莊員。一個灰白的頭髮，紅紅的和善的面孔，正在喝茶。他的兩肘靠在車廂的桌子上，望着車窗外，像孩子似的，眼光裏流露出仁慈。他忘記了一切、老是哼着一些不大懂的奇怪的老調。

“你的歌聲是有些奇怪的”，我說。

他譊然地注視着我。

“不要怕，我們並不是恐嚇別人的人。這首歌就像這座山一樣的古老。那就是他們所慣習的一種生活。現在，在那附近已經沒有那種生活，我正好記起這首歌。我的祖父在喝得醉醺醺的時候，他總呼着這首歌的。看呀！看呀！”他突然地說，“羽扇豆已經長出來了！長出這麼一大堆！”

“我們也種了羽扇豆收種子”，另外一個集體農莊莊員說。

“你什麼地方來的種子？”靠着我坐的一位問。

“拖拉機集體農莊”。

“是華西尼·米哈洛維奇嗎？他也有了！那些傢伙什麼都有”。

在他們的談話中，我沈思着他們的話語的涵義，和他們所提到的名字。

我奇怪，你怎樣才能把這歌唱者和善的面孔，和他的強盜的歌聲同羽扇豆的談話配合在一起呢？或者，像茨耳克裴、華雅和……“拖拉機”又如何配合呢？就是“拖拉機”吧，在這個名字的後面是什麼，試提一提看，它怎樣會做到這種準確性和效能呢？

集 體 農 莊 主 席

馬路筆直而廣闊，兩旁排列着優美的房屋。

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花園裏種着蘋果樹，覆盆子叢和青翠成網的馬鈴薯，顯露出一片絢爛的景色。

景色是那麼幽靜。

集體農莊莊員們已經下田去了，辦公處還沒有開門。晨暉未逝，

遠處森林的幢幢黑影映對天際，清晰可辨。

兩個集體農莊莊員，中年婦女，沿着馬路匆促地走過去。

她們自願把我帶到集體農莊辦公地點去。

“我們要經過那裏的，你只須跟我們跑好了”。

她們那麼匆匆忙忙地，我只有勉強地跟着她們步子走了。她們裏一位突然驚呼：

“華西尼·米哈洛維奇來啦”！

一瞥見這堅實的中年漢子，短外套上面露出白襯衣的領頭，她們的目光裏流露出無限的懇摯。

“我們的主席”，我的一位同伴高興地說，“從早晨四點鐘，已經在田野和農莊裏跑了一大圈”。

“現在，很可能是要到脫粒場去了”。

事實上，這位主席就是我要拜訪的第一個人，我就很快地迎上去。

他的年齡大約在五十歲到五十五歲左右，矮矮胖胖地，但帶一種和善可親之態。

他漫步沈思，面孔上表現出嚴肅的態度，在那冷峻的藍色的眼睛上面，雙眉緊鎖。正在那個時候，他看見了一個小孩子，赤着腳，站在門口。他頓時露出笑容，現出潔白而平整的牙齒。他眼光裏充滿着熱情，面孔上流露出青春的活力。

以後我知道華西尼·米哈洛維奇·布謝葉夫在1938年十二月到“拖拉機”集體農莊來作農業專家，對於集體農莊主席，的確很奇怪。

一個經驗宏富的農業專家會放棄州縣的職位，到外地森林叢雜的地區就一個落後的集體農莊的工作。“我是一個泥土上的人，而不是一個玩筆桿的人”，是這位農業專家滑稽的解釋。

當地的集體農莊莊員，都帶一些北方人拘謹的形式，歡迎他的時候，把他圍起來，他們沒有同這位農業專家交換談話，而是默默地把眼光投射着他。

經過集體農莊主席的同意，他就開始——而且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勘察集體農莊的土地。

幹路對於他是無所謂的；他沿着小路，爬過雪堆，挖開積雪，用他的小刀把土面剔出來研究。

晚上他到集體農莊辦公處來，坐在一張凳子上對主席說：

“我願意同你一道工作，不過有一個條件……”

主席很懷疑地看着他，想道：“我猜想他要一所房子，一些土地，一頭牛……”

這位新來的人揚起眉毛，眼光裏洋溢着沈毅冷峻之態：

“這一個條件……在所有有關農業經營上，我要充分活動的自由”。

主席有些不大意願意，仍然接受了這位農業專家的條件。

這位農業專家的日常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就在第二天早上，困難就出來了。

很早的早晨他攔住一個集體農莊莊員，那是一位在集體農莊貨車上運送木料的。

“你到什麼地方去”？這位農業專家問，他的胖胖的身軀擋住去路。

“我到什麼地方去？……看我的祖母去！”是這位莊員很不高興的答覆。

“好的，你的祖母沒有木柴燒，現在也該够暖了，你可以趁早轉來”。

一位集體農莊女莊員正碰見他走過，停住說道：

“你好！他們用集體農莊的馬運出集體莊的木料，得到了錢就塞進自己的腰包”。

這是不公開的，而是默契已久的馬夫所得的陋規。

這位農業專家把貨車攔回，以後不得到他的許可，禁止把馬牽出厩外。同時警告馬夫如果不遵守他的話，就要開除。

這是頭一次的事情，許多衝突也接着來了。

他堅持所有的職務都必按照條文辦理，在冬季，勞動日的工作從早晨七時開始，所有的組長都必須在規定時候向集體農莊辦公處報告。他逐日推動新的要求，對他的指示和主席的命令的執行情形，他都極其審慎地加以考核。

在大風雪中，冰雪封凍的土地，這位農業專家要跑好幾公里，一心一意地察看田裏施肥的情形——大堆的或者小堆的。

他是兢兢業業的，你一看見他肥壯而敏捷的身軀，你會感到他不是走路而是滑來滑去。

只要拖拉機駕駛員抽煙過久，或者莊員們停下工作滔滔閒話，他

就會倏地站起來，投下一瞥斥責的眼光，默默地跑開。

沒有多久，集體農莊上談起這位農業專家，就有兩種極端相反的意見。

“這人很懂得怎樣管理事情，他要替集體農莊打好基礎”，是大多數莊員的意見。他們看這位農業專家是有希望的，他所幹的事情，他們都肯支持他。

可是，別的人呢，却嘮嘮叨叨地：

“這傢伙就不曉得怎樣安頓他自己，成天同別人找麻煩。”

有一天他暴躁地跑進集體農莊辦公處，額上青筋暴起，眉峯緊鎖，嚴肅地靠着桌子坐下，沉默了一會，再審慎地說道：

“昨夜田裏一堆草不見了。”

他沉着地講，那些沒有什麼事情的人都匆匆地離開那間屋子。

“我們要在那些人當中去找，他們昨天喝飽了酒……他們跑不動……才決意把集體農莊的草拿去派了用場。”

他決心到黨的區委員會去，告訴他們集體農莊管理不善，缺乏效率，以及集體農莊主席雖然善良誠實，可是缺乏經驗，因之他們要請該區的領導機構協助。

“我到區委員會去”——布謝萊夫一邊走一邊想——“真的，我不是黨員，那並沒有什麼關係。這區最優秀的人都在那裏，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遵照列寧、斯大林的指導的。他們不會容忍這種恥辱的事情的！”

他到區委員會的首席書記處去。

他們真心吐露，長談許久，烟灰碟裏裝滿了香烟頭。

“你所說的是正確的，”區委員會書記說。“你預先見着一切，華西尼·米哈洛維奇，可是有一樁事情，只有這樁事情你沒有看到，而且，那是最重要的……就是羣衆！你要躬親一切，你把全副担子挑在你自己肩上，那不會做好的！你必須學習和羣衆一道工作。記住，一位將軍沒有軍隊是不行的。別的呢，你完全是對的。我們將盡力幫助你。”

那一天標誌着區委員會委員和集體農莊農業專家之間的友誼，正確的實踐底開始。

牧草輪作法的改進

“灰色的澆滑的黏土上僅有薄薄的一層草土層……你只要取一片土壤就可以看出頂上的一層黑土還不到二、三指頭厚，那就是草土層。它是由於草本植物分解而成的”——布謝葉夫在集體農莊莊員會議席上這樣說：“下面”他繼續說“就是厚厚的一層灰土層，那就是，你看得出嗎？”他又從一隻瓶裏取出一撮土，乾燥而呈灰色，像烟灰樣的。“你看得出嗎——這土看起來是暗淡的，無色、無生命。它像烟灰，那就是爲什麼叫它做灰土。”

集體農莊莊員傾聽着，凝視着這一撮土，好像他們從來沒有見過。

“灰土”是生長林木而雨量豐富地區土壤的特質。‘林地腐植層’就是樹葉、橡果、樹皮、斷枝等腐化後發生酸類，這些酸類溶解於雨水

中，開始沖洗土壤。”

“鈣、鐵、磷、鐵等化合物溶解於酸，被沖洗入地下層，上面就留下一層沒有生命的‘灰土’。這種土壤沒有構造，也不含有機物，就是有也很少，也沒有供植物吸收的鹽類。必須記住，植物須要含有少而定量的草泥的土壤。灰土失去這些團粒的構造，就變成灰塵一樣了。”

“自然，我們土地的耕種還不能配合土壤的種類而適當地發展起來。可是烏倫地區我們沒有別的土壤。那就說明從古以來為什麼這裏一直歉收。而我們的集體農莊像這樣礮瘠的土壤就有一千多公頃。因為我們不能因歉收而遷去，我們又必須改善集體農莊全體莊員的幸福，我們的任務就是改良我們的土壤。”

“改良土壤！”一陣懷疑的話衝口而出。

“是的！我們必須改良土壤，以我們全體的努力，在集體農莊的土地上，必須創造一千公頃的新土壤。”

“你的意思是改良它！怎麼，那是多少年來一直礮瘠的啊！”

“我們怎樣改良它呢？總之，那不是一公頃的事情，而是一千公頃啊！一千公頃可不是小事！我們怎樣處理它呢？”

“的確，一千公頃的北方礮土不是一樁小事情，實在是一樁十分艱鉅的工作，但是我們得認識這兒我們全體就是一個力量。所以剛巧一個對一個，我們可以看看究竟誰厲害。如果人人都為他自己工作，就沒有人可以改良這塊土地了。只有集體化才為我們創設了工具，可以使我們改良我們的土地。這就是我的意思——而且那是一個強有力的工具！”

布謝葉夫高高地舉起一張圖——那是一幅大的圖紙，一張長方的圖樣。

“那是什麼？”集體農莊莊員們問？

“那是輪作計劃……”

這位農業專家注視着這張縱橫交錯的圖樣，像一位將軍緊張地研究進攻計劃一樣。

“這是同我們的世仇——歉收的戰爭計劃，這一計劃和科學耕作法會幫助我們得到豐收。”

集體農莊莊員們熱心地傾聽着這位農業專家的每一句話。實際上這裏的計劃不過是三種作物的輪作法而已，也就是包括農作地，牧草地和畜牧場三種。他們計算着一切：政府指定的作物的完成，各種作物的正確程序，土地的分配，使用新的複雜的機器的技能，每塊農田的特性，甚至每一小塊土地，他們都一一加以計算。

每塊土地的“命運”，都預先定下七年的計劃。

在一千公頃的面積上創造土壤的構造，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可是這樁工作確實由全體集體農莊莊員熱忱地担負起來了。

照着計劃，第一號農作地休閒，全年不種作物，除吸收陽光和水分外，棄置不用。

休閒地如果及時適當地中耕，能清除雜草和莠草，這樣可使許多病蟲害因失去適合的環境而死亡。

這塊地經過這樣清除雜草和害物之後，漸趨肥沃，第二號農作地——冬黑麥——播種，在這裏，吸收這一年所聚集的養料。